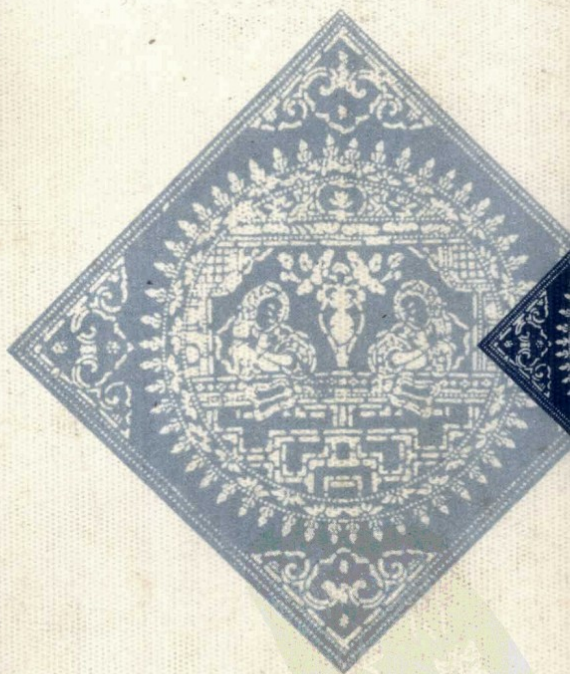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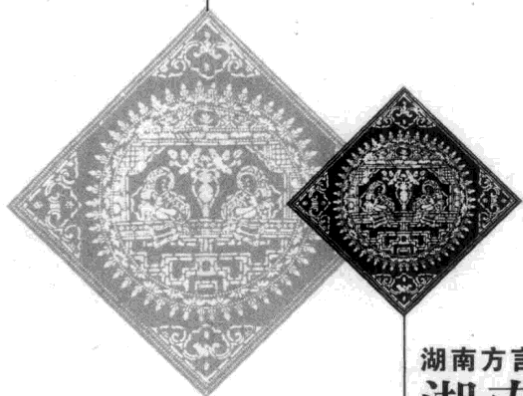
COVERBS IN HUNAN DIALECTS

◎伍云姬 主编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ARC, SMALL GRANT)

科研项目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COVERBS IN HUNAN DIALECTS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伍云姬 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
知
學
PDG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二

湖南方言的介词

主编：伍云姬

责任编辑：曹爱莲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0印张 25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31—680—X/H·040

定价：18.00元

目 录

1.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	伍云姬(1)
2. 常宁方言的介词	吴启主(15)
3. 攸县方言的介词	董正谊(31)
4. 绥宁方言的介词	曾常红 李建军(46)
5. 常德方言的介词	郑庆君(58)
6. 宁远方言的介词	张晓勤(74)
7. 辰溪方言的介词	谢伯端(98)
8. 岳阳方言的介词“尽”与“驾”	方平权(114)
9. 益阳方言的介词	崔振华(132)
10. 娄底方言的介词	彭逢澍(146)
11. 新化方言的介词	罗昕如(165)
12. 涟源桥头河方言的介词	陈 晖(189)
13. 隆回方言的介词	丁加勇(207)
14. 湘乡方言的介词	王 芳(228)
15. 衡阳方言的介词	彭兰玉(239)
16. 衡山方言(前山话)的介词	毛秉生(264)
17. 邵阳方言的介词	李国华(278)
18. 例句比较	(288)
19. 后记	(315)

Contents

1. Some thoughts caused by the passive markers in Hunan dialects	Wu Yunji(1)
2. The coverbs in the Changning dialect	Wu Qizhu(15)
3. The coverbs in the Youxian dialect	Dong Zhengyi(31)
4. The coverbs in the Suining dialect	 Zeng Changhong and Li Jianjun(46)
5. The coverbs in the Changde dialect	Zheng Qingjun(58)
6. The coverbs in the Ningyuan dialect	Zhang Xiaoqin(74)
7. The coverbs in the Chenxi dialect	Xie Boduan(98)
8. The coverbs “təin” and “təia” in the Yueyang dialect	 Fang Pingquan(114)
9. The coverbs in the Yiyang dialect	Cui Zhenhua(132)
10. The coverbs in the Loudi dialect	Peng Fengshu(146)
11. The coverbs in the Xinhua dialect	Luo Xiru(165)
12. The coverbs in the Lianyuan Qiaotouhe dialect	 Chen Hui(189)
13. The coverbs in the Longhui dialect	Ding Jiayong(207)
14. The coverbs in the Xiangxiang dialect	Wang Fang(228)
15. The coverbs in the Hengyang dialect	Peng Lanyu(239)
16. The coverbs in the Hengshan Qianshan dialect	 Mao Bingjun(264)
17. The coverbs in the Shaoyang dialect	Li Guohua(278)
18. Example Sentences	(288)
19. Postscript	(315)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

墨尔本大学 伍云姬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的介词分歧很大,就目前我所掌握的 108 个方言点的材料来看^①,共有 36 个介词可以用于表被动。本文拟通过对这 36 个介词的用法、义类、虚化过程、地理分布等问题的探讨,提出汉语介词研究中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介绍湖南方言的表被动的介词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个统计表。这两个统计表是以《汉语方言词汇》(王福堂等 1995)所收的 12 个介词在 20 个方言点中的分布情况为依据制作而成的。

表 1 普通话的介词及其方言对应词

普通话介词	被	从	和	在	把	替	向 (~他借)	用	向 (~前走)	使	到	比
各方言对应介词的个数	17	15	15	12	11	10	10	9	6	4	3	3

表 2 方言通用介词

普通话介词	方言通用介词		
比	比	20 ^②	
到	到	17	
在	在	16	
用	用	15	拿 11
从	从	12	打 8
向(~前看)	朝	12	向 9 往 8
把	把	11	将 6
和	跟	11	

普通话介词	方言通用介词		
替	替 10	代 6	帮 8
向(~他借)	向 8	跟 8	
使	使 7	教 6	
被	教 6		

表 1 中值得说明的问题有二：

1) 所谓“对应词”是指方言中语法意义和用法相同或大体相同的词。如广州话中表被动的“畀”是普通话中表被动的“被”的对应词。对应词可以出自一源，也可以不同源。

2) 普通话中的一个介词在某个方言里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应词。如普通话的“被”在长沙话中有“听”“捞”和“送得”。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方言与方言在用词上的差别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差别最大的便是表被动的介词，20 个方言点中居然有 17 个之多。

再来看表 2。在 20 个方言点的介词中，有的介词能为多个方言区采用，而有些只为某个或某几个方言区采用。如果把能在四分之一以上的方言区使用的词算作方言通用词的话，普通话的 12 个常用介词中只有两个不能作方言通用词，而其中一个就是表被动的“被”（另一个是“对”）。更有甚者，“被”这个普通话中最常见的表被动的介词，竟然不在《汉语方言词汇》所选出的 20 个点中的任何一个方言里使用^③。

从上述两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在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介词分歧很大，而普通话中常用的表被动介词“被”很少见于其它方言。下面我们就以湖南境内的诸方言为例，进一步地观察表被动的介词。先请看表 3。

表3 湖南方言中表被动意义的介词

介词形式	动词意义 ^④	发 音 ^⑤	方言点的个数	代表方言
1. 被	(覆盖;遭受)	pei ⁴	29	岳阳
2. 着	(触摸)遭受	ts'o ⁴	18	辰溪
3. 遭	遭受	tsau ¹	1	桂东
4. 吃	吃;(遭受)	tɕi ⁵	1	隆回
5. 挨	按;压	tsən ⁴	1	益阳
6. 听	听任	tin ⁴	1	长沙
7. 等	等待	tən ³	1	株洲
8. 让	允许	lan ⁴	3	常德
9. 尽	允许	tɕin ³	1	岳阳
10. 给	给予	kei ³	12	宜章
11. 赐	给予	sɿ ⁴	1	娄底
12. 拿给	给予	la ² kei ³	1	宁乡
13. 拿赐	给予	la ² sɿ ⁴	1	娄底
14. 送得	给予	sən ¹ tə	1	长沙
15. 把得	给予	pə ⁴ tə	2	华容
16. □	给予	xə ⁴	1	湘乡
17. □	给予	tou ⁵	1	宜章
18. □	给予	pie ¹	1	道县
19. □	给予	on ¹	3	新田
20. 把	(握)给予	pə ³	1	益阳
21. 分	分开;给予	pai ¹	1	江永
22. 得	获得;给予	tə ⁵	9	攸县
23. 散	分散;给予	san ¹	1	永兴
24. 担	挑;给予	t ə ¹	2	新宁
25. 挨	靠近;给予	ɛ ¹	4	宁远
26. 拿	握	la ²	10	冷水江
27. 捞	打捞;拿	lau ¹	2	长沙
28. 提	提	tia ⁵	1	资兴
29. 叫	要求	tɕiau ⁴	2	泸溪
30. 要	要求	iau ⁴	1	新化
31. 逗	招惹	təu ¹	6	常德
32. □	?	du ²	1	东安
33. □	?	tɕia ²	2	耒阳
34. □	?	uan ¹	1	汝城
35. □	?	an ¹	1	嘉禾
36. □	?	tɕoe ⁴	1	泸溪

下面,我们将对表3中36个介词的用法、义类、虚化程度以及

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一 表被动介词的用法

从表3中可以看出,湖南方言中通行最广的表被动的介词为“被”(见于29个方言点),“着”(18),“给”(12),“拿”(10),“得”(9),“逗”(6)。“被”的用法与其普通话的对应词相同,不赘述。下面我们将简略地介绍一下其余5个介词的用法。

1. “着”的用法

“着”在湘西方言里是一个常用词,它常常用于动词的后面表示动作的完结,如“打着”(打中了),也常常用于动词前表遭受,如“着打”(挨打)“着骂”(挨骂)。在有些方言里(如益阳方言,见本书崔振华文),上述用法已不存在,但作为介词,引进施事对象的用法在湖南各方言里是一致的。如:

- ① 茗郎堂客咧,怕茗郎茗嘎茗也,没晓得礼节,措人家笑。(茗郎的妻子怕茗郎傻里傻气的,不懂礼节,被别人嘲笑)

sau²¹³ lau²¹³ dau²¹³ k'ai²¹³ le⁴⁴, p'o³²⁴ sau²¹³ lau²¹³ sau²¹³ ka⁴⁴
sau⁴⁴ mie³²⁴, ma⁵⁵ ɕiau³¹ tai²¹³ di³¹ tɕie²¹³ ts'o³²⁴ zei²¹³ ka⁴⁴
ɕiau³²⁴.

(辰溪方言,见谢伯端,1996:172)

- ② 我的哦本字典着小李搞失哒(我的那本字典被小李弄丢了)。

ŋo⁴¹ ti o⁴⁵ pən⁴¹ zɿ¹¹ tie⁴¹ tso⁴⁵ ɕiau⁴¹ li⁴¹ kau⁴¹ sə⁴⁵ ta.

(益阳方言,见本书崔振华文)

2. “给”的用法

“给”多用于湘南一带。“给”可用作动词,见例③,也可用作介词,见例④、⑤。在湖南大多数方言里,“给”字不常用,表“给予”意义的动词多为“把”或其它有“给予”义的词。值得提出的是,湖

南有好几个地方既可用“给”表被动,也可以用“给”表示处置(见伍云姬,1997)。在一般情况下,处置与被处置在一定语境里是不会混淆的,如例④和例⑤。如果处置与被处置对象有可能混淆,说话者会改变句式,或者改用其它介词。例如,在宁远方言里,说话者会用“拿到”来表处置。见例⑥。

③给本子给我(把本子给我)

kə⁴⁵ pən⁴⁵ tsɿ⁴⁵ kə⁴⁵ ŋo⁴⁵.

④那本书给一个同学借走了(那本书被一个同学借走了)。

la²¹ pən⁴⁵ cy³³ kə⁴⁵ i²¹ ko²¹³ t'ɔŋ²¹ ɕio²¹ tɕie²¹³ tsəu⁴⁵ liau⁴⁵.

⑤你莫给脚搭到桌子高头(你别把脚放在桌子上)。

li⁴⁵ mo²¹ kə⁴⁵ tɕio²¹ ta²¹ tau²¹³ tso²¹ tsɿ⁴⁵ kau³³ t'əu²¹.

⑥领导拿倒他臭骂了一顿(领导把他臭骂了一顿)。

领导给他臭骂了一顿(领导被他臭骂了一顿)。

lin⁴⁵ tau²¹³ la²¹ tau⁴⁵ t'a³³ (kə⁴⁵ t'a³³) tɕ'iau²¹³ ma²¹³ liau⁴⁵ i²¹ tən²¹³.

(以上四个例句均来自宁远方言。见本书张晓勒文)。

3.“拿”的用法

“拿”的用法与“给”很相近。在湖南方言里,有的地方用“拿”表被动,如冷水江方言,有的地方用“拿”表处置,如新化方言(请注意,这两个方言地理位置很接近)。

4.“得”的用法

“得”原义为“获得”,在湖南某些方言中,“得”亦表“给予”,如“得我”(给我)。“得”表被动的用法是从表“给予”的用法中发展而来的。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⑦玻璃杯子得小明打过哩(玻璃杯子被小明打破了)。

pə⁴⁴ li pəu⁴⁴ tsɿ⁴⁴ te⁴⁴ ɕiau⁵¹ min²¹³ ta⁵¹ kuo li.

⑧十只碗得佢打过哩五只(十只碗被他打了五只)。

ɕie¹¹ tɕia uāi⁵¹ te⁴⁴ tɕi⁵¹ ta⁵¹ tuo li ŋ⁵¹ tɕia.

(攸县方言,参看本书董正谊文)。“得”与“给”“拿”一样。在某些方言里可表处置。

5.“逗”的用法

“逗”的本义为“招惹、致使”。如“我把妹妹逗哭了”。下面是“逗”表被动的例子。

⑨皮包逗一个老人捡哒(皮包被一个老人捡走了)。

pĩ¹³ pau tou⁵⁵ i kuo lau²¹ ŋən¹³ tɕian²¹ ta.

⑩那本书逗小雯借起跑哒(那本书被小雯借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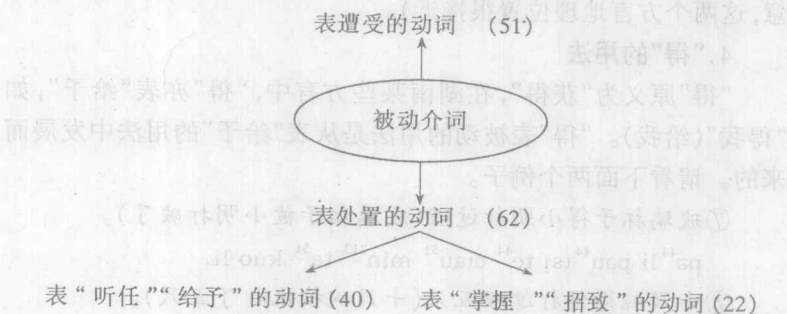
la³⁵ pən²¹ ey⁵⁵ tou⁵⁵ ciau²¹ uən¹³ tɕie³⁵ tɕi²¹ pau²¹ ta.

(常德方言,见本书郑庆君文)。

值得补充的是,上述几个介词均只用于表不如意事件的被动句中,而且除了“着”能够直接用在动词前面以外,其余的均不可直接用在动词前面。

二 表被动介词的义类

从表3中可以看出,湖南方言表被动的介词主要是从两类动词中发展而来的^⑧。一类是表遭受意义的动词,一类是表处置意义的动词。请看下图(图中的数字代表某类动词方言点的个数)。



我们先来看一看每一类词由动词演变到介词的过程：

1) 由表遭受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

由表遭受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有五个：被、着、遭、吃、挨。其中“被”在古代书面语中便已是表被动的介词，在现代书面语及普通话口语里仍广泛地使用着。“吃”和“着”在近代汉语中常作表被动的介词，但在现代书面语中，在普通话口语中均已不使用了。这五个介词的虚化历程可用下图表示：

覆盖^{引申}→遭受→被

触摸^{引申}→遭受→着(参看本书崔振华文)

食^{比喻}→遭受→吃(参看刘坚等 1992)

遭受——→遭受

压、按——→挨(参看本书崔振华文)

从上图可以看出，虽说这五个词均可作为表被动的介词，但它们虚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前三者的介词用法是从其引申义或比喻义中产生的，而后两者的介词用法是从动词本身的遭受义中产生的。

2) 由表处置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

由表处置意义演变而来的介词有两类：一、表“听任”、“给予”的动词，如“听、等、让、把”等等(见表 3 中的 6-25)；二、表“掌握”、“招致”的动词，如“拿、提、要、逗”等等(见表 3 中的 26-31)。前者表示的是一种消极的处置，后者表示一种积极的处置。

严格说来，表遭受的动词是表示被处置，遭受处置，和表处置动词的意义刚好是对应的。那么，一组语义相对立的介词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均发展成为了表被动的介词呢？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这两类动词最初所带有的句式不一样，所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

我们知道，“被”字句的最初格式是[被+动]，而不是[被+名

+ 动]。后一格式是后来才产生的。而表处置意义的动词最初使用的格式是[表处置意义的动词 + 名 + 动]。我的根据是,迄今为止,湖南方言里的被动句里,如果介词是由表处置意义的动词虚化而来的,那么这个介词一定不能直接用在动词前面。我们知道,在普通话的口语中可以说“他给咬了一口”,“给”是表处置的动词演变而来的。我认为这是受[被 + 动]句式影响类推的结果,这种类推尚未影响到湖南方言。

由表遭受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和表处置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所带的句式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请看下面的比较:

表“遭受”意义

句式:[V + V]

例句:他被打了一顿。

意义:他遭受了某种处置。

表“听任、给予”意义

句式:[V + NP + V]

例句:他听张三打了一顿。

他给张三打了一顿。

意义:他听任/允许张三对他进行了处置。

表“掌握、致使”意义

句式:[V + NP + V]

例句:他拿张三打了一顿。

他逗张三打了一顿。

意义:他致使/招惹张三对他进行了处置。

三 表被动介词的虚化程度

介词都是从动词中虚化而来的,但每个介词在虚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介词按虚化程度的强弱粗略地分为三类:

1)介动词:如果某一词形式既能做动词也可作介词,其介词与动词在语音形式上一致,在词义上有明显的关联,那么这样的介词称为介动词。如普通话中的“在”。“在”可用于“我在家”中充当动词,表“留待”;也可用于“我在家看书”中充当介词,介绍动作行为的地点。“在”是个“介动词”。

2)准介词:如果某一词的介词形式和动词形式在语音上一致,词义上有明显的关联,但其动词形式已不单独使用,或很少使用,那么,这个词便是准介词。普通话的介词“从”的动词义,只能从一些双音节词“跟从”“随从”中找到,而介词“把”的动词义“握”只在“把门”等表达中残存。因而,“从”和“把”可进入准介词的行列。

3)纯介词:如果某个介词的动词形式在口语中已完全不使用,或者其动词形式虽仍然使用,但介词形式与动词形式在语音或语义上已经脱离了关系,那么这个介词就是纯介词。“被”可以算作纯介词,因为其动词用法已不存在。普通话口语中引进时间地点的介词“打”(打北京来,打昨天起)是一个纯介词,因为我们已很难看出介词“打”与动词“打”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联了。湖南东安方言中表被动的 du^2 是个纯介词。 du^2 在东安方言中还可以用作动词,但它的词源已无法判断了。下面,我们按介词的虚化程度给湖南方言表被动的介词作一个分类。

表4 湖南方言表被动介词的虚化程度

介动词	准介词	纯介词
遭、挨	着、吃	被
听、等、让		du^2 , $t\phi ia^2$
给、赐、拿给、拿赐、送得、把得		uan^1 , an^1
xa^4 , tou^5 , pie^1 , on^1 、把、分、得		$t\phi oe^4$
散、担、挨		
拿、捞、叫、要、逗、提		

从理论上来说,虚化程度越高的介词越成熟。从表4中可以看

出,准介词“着”、“吃”和纯介词“被”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的继承。纯介词 du^2 、 $t\acute{c}ia^2$ 、 uan^1 、 an^1 、 $t\acute{c}oe^4$ 的词源不明,因它们通行的范围有限,我们暂不作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湖南方言表被动的介词均处于由动词到介词虚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

四 表被动介词的分布

下面是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介词的分布图。值得指出的是,有不少方言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介词,我们仅选取了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尽量选取有方言特色的介词。因而,虽说我们调查的 108 个方言点中有 29 个使用“被”,但真正在地图中显示出来的却不上 10 个。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处于西南官话地带的湘北多用“被”,湘西多用“着”,均来自表遭受意义的动词。但同样处于西南官话区湘南的介词却很复杂,唯一的共同点是所有的介词均来自表处置意义的动词。特别要说明的是,湘南是双语区,通用语言为西南官话,但不少村寨还有自己的土话。在我调查的方言点中,有官话也有土话,而不管是官话还是土话,所用的介词均来自表处置意义的动词。詹伯慧曾指出南方方言的被动介词来源于“给”(詹 1982: 83-84),桥本万太郎指出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被动介词亦来源于“给”(桥,1987:44)。湘南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考虑南北被动式的差异时,恐怕不能忽略这个因素。

湘中和湘东的情况与湘南相似,被动介词亦多出自表处置的动词。不过,其内部的差异没有湘南那么大。在湘中和湘东,“拿”和“得”是用得比较广泛的介词。

结束语

在汉语常用的介词中,表被动的介词是汉语方言中分歧最大的。在全国 20 个主要的方言点中,表被动的介词竟有 17 个。而在湖南的 108 个方言点中,表被动的介词有 36 个。为什么表被动的介词这么多?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湖南方言 36 个表被动的介词里,有 5 个是由表遭受意义的动词中发展而来的,其余的是由表处置意义的动词中演变而来的。表遭受意义的动词和表处置意义的动词在语义上是对立的,但它们却殊途同归,都承担表被动的意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最初产生时所带的句式是不一样的,句式所包含的语法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由[表遭受意义的动词+V]这一句式中发展而来的,其语法含义是“遭受某种处置”;一个是由[表处置意义的动词+NP+V]这一句式中发展而来的,其语法含义是“允许(某人)对某物/另一人进行处置”。提出这个假设的根据有两个,一个是由表处置意义的动词发展而来的介词绝对不能用在动词的前面,二是在湖南的某些方言里,表处置的介词与表被动的介词是同源的。而这些介词均来自表处置的动词。此外,从地理上来看,湘西湘北两个西南官话区多采用由遭受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而其它地区多采用由处置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这种明显的地理差异不会是巧合,一定是有其历史源由的。而湘南作为双语区倾向采用由处置意义发展而来的介词,也是十分有研究价值的。

注释

①这 108 个方言点的材料来源有二:1)摘自己出版的文献;2)来自我 1996 年在湖南师大、郴州师专、湘西各县的实地调查。在此,谨对所有帮助过我的发音合作人及有关人士表示感谢。因篇幅关系,材料的来源未能一一